关于尚可喜叛明投金问题

薛　瑞　录

尚可喜是明清之际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之一。过去几乎无人问津。近年来，随着我国清史学科的蓬勃发展，人们对他的事迹进行了研究。虽然有的疑难问题得到解决，但是有些新的问题又相应提出。如对尚可喜的历史评价，目前就存在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有的同志认为尚可喜是一个罪恶累累的汉奸，“是在民族自卫战争中的叛变者，又充当民族侵略征服的马前卒和刽子手。”有的同志则认为尚可喜是清初发展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他为缔造多民族的国家政权——清王朝，为发展和密切满汉关系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又如对尚可喜叛明投金问题的看法，亦有明显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尚可喜的叛降是自觉行动、蓄谋已久的，另种观点却认为尚可喜的叛降是被人诬陷、逼上梁山的。诸如此类的问题与争论孰是孰非，只有通过深入研究和展开讨论的方式，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本着这种精神，我想就尚可喜的叛明投金问题谈点拙见，错误之处，请予教正。

叛明投金是研究尚可喜发迹史的关键问题之一。根据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史料，发现尚可喜的叛明投金活动并不是早有预谋的，恰恰相反，不少史籍都记载尚可喜在国破家恨的激励下，赴汤蹈火，矢志抗金，他只是在明军的腐朽和惨败以及顶头上司沈世魁的陷害之下，才愤然叛明，投奔后金。《八旗通志》卷183《尚可喜传》如此写道：“可喜亦以军功屡任至鹿岛副将。时皮岛总兵官毛文龙为经略袁崇焕所诛，副将沈世魁谋为岛帅不得，因诱岛兵为乱，遂囚新帅黄龙，奉世魁为帅。可喜闻变，率兵入岛，斩乱者，奉黄龙还帅府，世魁大恨之。已而黄龙战没，世魁竟以夤缘得岛帅，岛中将弁王廷瑞、袁安邦、孙奠邦等希世魁意，诬告可喜罪。世魁即檄调可喜至（皮）岛，将加害，可喜不知也。得檄即发广鹿，值海风大作，不得行。世魁檄愈急，可喜心疑，侦得其情，乃扶膺叹曰：‘吾家世捐躯殉国，娼嫉者反欺挤之死地，大丈夫安能俯首就戮乎！’遂止不行，时天聪七年也。可喜素闻太宗文皇帝宽仁神武，延揽英杰，遂决策来归。先遣卢可用、金玉奎二人赴盛京纳款。”《尚氏宗谱》卷之一《先王实迹》的记载更为详明：“先是岛帅毛文龙亡，其副将沈世魁欲代镇事，不果。后以副将黄龙代之，非其意也。岛兵因而鼓噪，囚黄镇，世魁阴为谋主，诸乱军皆以大将军礼奉世魁，世魁偃然受之。王（即尚可喜——引者）时分屯海上，闻变亟返，仗大义斩乱者，奉黄镇还帅府。世魁大沮丧，恨王入骨。及黄镇殉难，世魁夤缘为帅，于是岛将王延瑞、袁安邦、孙奠邦希附世魁，诬王罪状。世魁檄调王，王得檄即发广鹿，值大风不得进，世魁檄愈急。诸营将皆具书来迎，而素所亲厚者不至。王心疑之，遣使侦探，得世魁欲害王状，乃扶膺叹曰：‘吾束发行间，海上立功，血战十余年，父母兄弟妻子先后丧亡，出万死一生，计不过为朝廷追亡逐叛，而娼功嫉能之人乃出力而挤之死地。今权归世魁，欲杀一营将如疾风卷箨，特易易耳。大丈夫将扫除天下，宁肯以七尺之躯，俯首被戮乎！’闻太宗皇帝豁达神武，延揽英俊，视汉人如同体，遂决策输诚，密遣卢可用、金汝贵赴盛京纳款。”另外，在《清史列传》卷78《尚可喜》、释今释（金堡）《元功垂范》和尚崇璧《平南敬亲王尚可

喜事实册》等史籍中均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因限于篇幅，故不赘录。

仅从引文中，我们即可看出：第一、尚可喜原是明朝的一员忠诚猛将，他的父母、兄弟、妻子和亲属等“家口数百”①，不是惨死在后金兵的屠刀之下，就是被后金兵溺毙于大海之中，这犹如一团烈火在尚可喜的心中燃烧，因而充满了对后金的刻骨仇恨，报仇雪恨之心岂能摧抑？！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设想尚可喜会密谋叛明，投降后金。第二、尚可喜出于维护明军的纪律和团结，才率部镇压了皮岛的兵变，致使沈世魁的夺权野心未能得逞，可喜也就因此而得罪了沈世魁。第三、“世魁本市侩，其女有殊色，为毛文龙小妻，世魁倚势横行岛中，至是为大帅。”②他当了总兵官后，即图谋报复，特使心腹王廷瑞等人诬蔑陷害尚可喜，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第四、尚可喜是在沈世魁的不断威逼下，才最后发生了动摇，走上了叛明投金的道路。因之，所谓尚可喜叛明降金蓄谋已久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然而，上面所叙述的仅仅是尚可喜叛明的直接诱因，皇太极的招抚政策和尚可喜的个人利益则是促使他毅然投金的主要原因。我们知道，后金占领辽东、建都沈阳之后，对明朝的文臣武将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是足智多谋的皇太极灵活地施展两手策略，在对明军进行武装进攻的同时，有效地采取了招抚政策，使明朝的许多官员陆续归附后金政权。在这当中，以崇祯六年（天聪七年，1633年）孔有德、耿仲明率部投降后金的事件，对尚可喜的震动最大，因为他们原先同属明将毛文龙所部，彼此十分熟悉。孔、耿降金后，皇太极给予他俩的优厚、崇隆待遇，对尚可喜更富有吸引力。如所周知，皇太极曾利用孔有德、耿仲明的降金之举，对明朝政府及其所属文武官员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六月三日，他精心组织了欢迎孔、耿入沈阳朝觐的盛大仪式。据史载：“上率诸贝勒出德盛门十里，至浑河岸，中设黄幄，左右各设五青幄，上与大贝勒代善及诸贝勒，率孔有德、耿仲明及各官谢天，行三跪九叩头礼毕，……朕意当行抱见礼，以示优隆之意。”③又赐予蟒袍、貂裘、鞍马等物。此外，皇太极还给孔有德、耿仲明以相当高的政治地位，“上御殿，命大贝勒代善坐右侧，以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输诚归顺，命与八和硕贝勒同列，行止与俱。有德、仲明辞曰：‘如此洪恩，已不克承，何敢与诸贝勒同列。’上命勿辞。诸贝勒遂率有德、仲明于第一班行礼，上命列坐左右。”④在生活上，皇太极也给孔、耿以各种照顾，俸禄丰裕，尽管当时财政困难，也专门为他俩营建住宅。⑤

这些消息不胫而走，使处于危难之中、惶惶不可终日的尚可喜听在耳边，想在心里，私心杂念，顿然升起。又据史籍记载，尚可喜本来就是一个“性贪好利”⑥的人物，他在长期领兵作战中，掳掠人口，攫取财物，克扣兵饷，无所不干。这种人在任何时候，都会把个人的得失和地位放在首位。于是，在当时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走孔、耿之路”的念头在尚可喜心里油然而生。他思忖着：自己有部属官兵一千四百余人，妇女幼丁二千四百多人，还有大批的枪炮、弹药和战船，⑦带着这些作为见面礼去归附后金，也一定会象孔有德、耿仲明那样受到皇太极的恩宠，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正如他自己后来说的：“可喜素闻太宗文皇帝宽仁神武，延揽英杰，遂决策来归。”⑧故于同年十月二十四日，尚可喜“密遣卢可用、金汝贵赴盛京纳款”。⑨卢、金二人抵沈阳后，后金政府官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立即奏告皇太极。皇太极为之喜出望外，随即修书一封，让卢、金二人带给可喜，书云：“诸凡情事、前书已悉，将军与诸将可速为筹度，即来归我。傥荷天佑，大事克成，功名富贵，皆可图也。机会一失，悔之何及。幸无犹豫，速赐回音。”⑩尚可喜接到此书，满心欢悦，更决定了他叛明的决心，加速了他降金的步伐，向皇太极再次表示“誓以乘机立功报效”，⑪

崇祯七年（天聪八年，1634）一月，尚可喜利用元旦之会，指使部属智擒明军副将俞亮泰、仇震泰等，并乘胜平定广鹿、大小长山诸岛。皇太极很快得到奏报，二月初五即命令贝勒多尔衮、萨哈璘等率兵“往迎明副将尚可喜”。⑫接着，又命令有关大臣筹集粮饷和马匹，送至尚可喜驻地，以便迁移。二月十七日，一切准备均已就绪，尚可喜“遂率所部将吏兵民万余人航海登陆”。⑬二月二十六日，尚可喜即抵达故乡海城。皇太极“赐以田宅、饮食器用及使者万余人，无不具备”。⑭四月十日，可喜奉命到沈阳朝见，皇太极也精心安排了如同孔有德、耿仲明一样的欢迎仪式。⑮四月十五日，皇太极又特授尚可喜为总兵官，赐给麒麟钮银印一颗，发布敕书一道，赞扬尚可喜“知明运之倾危，识时势之向背，……残破海防，实为我功，又全携兵民，尽载盔甲器械，乘危涉险，航海来归，伟绩丰功，超群出类，诚可嘉尚””。⑯尚可喜受宠若惊，感恩不尽，“誓竭力图报于将来也！”⑰从此，尚可喜为了实现满族贵族统治集团入主中原的大业，率领其部出生入死，北战南征，屡建奇功，为清廷效尽了犬马之劳，先后被晋封为智顺王、平南王、平南亲王，成为清代仅有的两名汉族亲王之一，享受了清朝的最高爵位。

尚可喜虽贵列王爷，但其奸贪本性丝毫未有收敛，反而与日俱增。崇德二年（1637），尚可喜的家奴李小子曾告发其主子说：“皮岛之役，我得金二十两，银八百八十两，绸缎六十四匹，缎衣一百六十领，人一百三十名，马骡十二匹头，俱为王取去，一无所与，亦不献出归公。”⑱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可喜和耿继茂率部血洗广州城后，更是大肆搜刮，强取滥征，积资累万。据广东官员奏报：“平南王藩下所属私市私税，每岁所获银两不下数百万。”⑲有一位在广东同尚可喜共过事的官员曾这样描绘可喜：“王起身营伍，无学术，而性明达，晓畅军事，每上文移一切章奏，令左右诵之，辄能解其大略，有所处置，得当者常十六、七。然性贪好利，诸子女颇多，不能一一为之计。一女子出嫁，非万金不可；一男子授室，则数万金。计诸子至四十余人，女子称是。故其晚年好利甚，凡粤中市舶、盐铁、材木等利，往往皆藩下人专之，大为民害。”⑳“以是藩府之富，几甲天下。”㉑尚可喜对社会财富的贪婪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总而言之，构成尚可喜叛明投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明军的腐败和上司的陷害是他决意叛明的直接导因，而尚可喜的“性贪好利”和皇太极的招抚政策则是促使他最后走上投金道路的决定因素。

---

①⑪⑬⑭《尚氏宗谱》卷1，《先王实迹》。

②《明史》卷271，《黄龙传》。

③⑦《清太宗实录》卷14。

④⑤⑩《清太宗实录》卷16。

⑥⑳王钺：《水西纪略》，见《世德堂文集》。

⑧《八旗通志》卷183，《尚可喜传》。

⑨释今释（金堡）：《元功垂范》卷上。

⑫⑰《清太宗实录》卷17。

⑮⑯《清太宗实录》卷18。

⑱《清太宗实录》卷36。

⑲《清圣祖实录》卷91。

㉑钮琇：《觚賸》卷8，《粤觚》下。